

"Chi fancai Li Kui nao xiaohua" 吃番菜李逵闹笑话

一时行到，步上楼，就有西崽引着到靠东小小一间洋房内。但见四壁粉白，微尘染，中间摆列着一只不长不方的桌子，四围都是穿藤单靠背圆梗椅子。可煞 作怪，那桌上兜着一块儿大白布，李逵暗想：“敢 是死了什么人？方才上楼，见一排六七个人，胸前都挂着一大块白布，那领我们进来的人也是这样打扮。这些人很是清洁，一定是店里的亲戚前来吊丧的。倘说不 是，为甚都成了服呢？桌儿为什么也成起服来？呸！误了！这乃是白布台围，他们扎差了地位，扎在上边的。”花荣道：“李大哥请坐罢。”李逵一想：“他们请 我，我自然要上坐的。”见长桌的两头都只摆着一只椅子，就向朝外的那只椅上坐下。花荣道：“李大哥，这是主位，你请此间来坐。”李逵道：“偏我坐不得，花兄休恁地欺人！论年岁也是我长些呢。”吴用道：“横竖没有外人，胡乱坐坐就是了。”李逵道：“怎么不见拿酒和肉来？”花荣尚未回答，只见那个胸前挂白布的人，端进一只盘来，盘里放着三只玻璃杯子，杯内白雪雪、硬簇簇、高爽爽堆着不知什么东西，只见他把来按在各人面前。李逵想道：“这必是外国点心，我若不 吃，必被他们笑我外行，休等他们开口。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早一手抢了向口里只一送，绝倒狠命的咬嚼，休想动他半毫。吴用笑道：“此乃揩手的帕子，预备着围 在胸前，防汤水滴到身上所用的。你现在吃下肚去，敢是肚子中污秽积得多了，欲把他去揩拭揩拭么？”花荣道：“李大哥不曾晓得规矩，军师休要打趣。”李逵把 帕子吐出，已咬得不成个样子了。西崽收去，重换了块洁净的，放在杯中。李逵道：“怎么盅筷尚没有拿来？”花荣道：“番菜是不用筷子的。”

此时西崽见李逵闹了笑话，不敢前来询问，又见他坐在主位上，不敢不来询问。只得拿了笔砚，送到李逵前请点菜。李逵被吴用打趣了，心下正在不快，遂把 西 崽出气道：“你这厮拿这鸟东西来做甚么？”西崽道：“请先生点菜。”李逵道：“没有你娘的鸟！你这鸟店里有甚东西？酒肉只顾卖来，少顷一发算钱给你，偏欺 老爷不识字，拿这鸟笔来。”西崽听了不解。吴用道：“你不懂，我给你代点了罢。”吴用晓得他喜欢吃肉的，给他连点了四五样都是肉、牛排、羊排、猪排、牛尾 汤等。吴用、花荣各拣自己喜食的东西点了几样。吴用点的是薰鱼、酱鸽、虾仁汤、介辣鸡；花荣点的是鲍鱼、蛤蜊汤、禾花雀、羊排。西崽接了点菜单，去一会 儿，拿了刀叉来按下。李逵道：“这鸟东西什么用的？”吴用道：“此乃代作筷子用的。”李逵道：“不怕割碎嘴么？”花荣道：“休要怪李大哥，蔡九知府总算乖 的了，第一次吃番菜，见了刀叉，尚吓的魂飞天外，魄散九霄。”吴用道：“为什么吓？”花荣道：“当时暗杀风潮正在盛旺之时，梁中书

遇刺，幸中的不是要害处，不致有性命之忧。而各处大吏，都已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兵，所以蔡九知府一见刀叉，只道是刺他的，就吓得个半死。”

正说着，西崽上来问：“吃什么酒？”花荣道：“开两瓶皮酒来。”于是开了酒，送上一道菜。李逵见是盆儿内只薄薄一片肉儿，发话道：“你这厮！敢是欺侮老爷没钱，不肯多卖给我？”花荣道：“还有多着呢，你尽吃是了。”吴用道：“这牛排儿味儿很是可口，较你我往日所吃之牛肉高起多倍呢。”李逵听说好吃，便也不用刀儿叉儿，用手拿起全块儿向嘴里只一送，叫声：“阿呀！”身子直跳起来，吐出不迭。原来这牛排儿刚从百沸的滚油里拿出，夏季天气，热性儿轻易不肯减去，李逵又不用刀叉划散，全块儿一齐送进，舌儿上的皮肉，又是便于全体中最嫩的地方，这一烫，烫得个黑如焦炭猛如水牛的李逵，在坐椅上直跳起来，口中大骂：“这厮欺侮老爷，不拿冷肉给老爷吃，却烫老爷！”吴用道：“拿刀子划开了，叉着慢慢地吃，就不会烫了。”李逵道：“谁耐烦？我撕着吃好么？”花荣道：“很好。”吴用嫌菜儿太热，与花荣重讲起盘卖报馆一事。吴用道：“此事全仗吾兄。”花荣道：“不消军师吩咐，花荣自当竭力。”李逵自吃完了，见吴用、花荣盆里都不曾动，吴用盆里是五香酱鸽，花荣盆里是禾花雀，便伸手过去捞过来道：“我替你们吃了。”吴用、花荣谈的正入港，不曾听见。李逵把一只鸽子、两只雀儿和骨头都嚼吃了，等到吴用、花荣想着吃时，早都剩了个空盆儿。花荣道：“李大哥一味的率真。”吴用道：“世界上人若都似他一般，你我做事还要容易呢。”说着，西崽已收了家伙去，揩抹刀叉，重又送上一道菜来。此时李逵道地了许多，虽不用刀叉，撕着慢慢地吃，不再闹笑话了。一时酒菜吃毕，喝过茄菲茶，西崽送上帐单。花荣抢着签了字道：“明日营里来收。”西崽应着，又敬上三支雪茄。李逵道：“此物作何用处？好似我身上一件东西，不过小了些。”花荣道：“老哥算了罢，休再闹笑话了。”

李逵道：“今日很不利市，被你们引到这丧事人家来。”花荣道：“那个引你到丧事人家来？”李逵道：“这里不是丧事人家么？你瞧白台围兜在桌上，白布幔挂在窗上，这几个搬送食物的人，胸前都挂着白布儿。”花荣早笑弯了腰。吴用道：“窗上的乃是软帘，桌上的乃是台单，胸前的乃是围身布。软帘是遮隔日光用的，台单与围身布是防备汗秽用的，因爱清洁，所以都用白色。”李逵道：“你为甚么不早说？”花荣道：“李大哥既嫌这里不利市时，我就引你到喜事人家去如何？”李逵点头。于是跟着花荣、吴用出了番菜馆，朝东转弯，走不多路，果到一家喜事人家。只见门外扎着彩牌楼，挂着灯，灯火点的彻亮，那彩牌楼下还有一块一块红纸牌儿，上面不知写些什么字，里边鼓乐喧天，乐声一阵阵传入耳管里来，大约正在坐席喝酒。李逵本不曾吃饱，一听应了顷刻馋涎直流。